

律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文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揚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子虛既不遺餘力此篇復欲出其上然鋪張揚厲宏肆有之精工終讓子虛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所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

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

天子伍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於封疆畫

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善曰小雅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與郭璞曰私指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

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乎游戲之樂苑囿之如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

也晉灼曰粵古敗字也善曰飾析子曰且夫齊楚

鳥足道乎君未親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木乎大

梧右西極文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

丹水更其南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

文頽曰河南教羅縣有紫澤終始灑灑出入涇渭

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始灑灑出入涇渭

乎其內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也

渭水出杜陵今名流即灑灑水也說文曰灑灑水也

心川分派相背而異態郭璞曰灑灑水也

川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曰灑灑水也

此賦以四段立格駁下齊楚
出上林是起次言上林之地是
承中言校獵之事是轉末
言天子之悔過以示諷諫是結

上林之地作三段寫一叙
一叙水一叙宮室而渚
所產各以類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所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

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

天子伍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於封疆畫

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善曰小雅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與郭璞曰私指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

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如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

也晉灼曰粵古服字也善曰飾折子曰且夫齊楚

鳥足道乎君未親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本乎大

梧右西極文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

丹水更其南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紫淵徑其北

文頽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終始灑灑出入涇渭

水終始盡於苑外未又出苑去也涇鄠鎬漆

乎其內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也

渭水出杜陵今名流水自南山黃子陵西北流灃灃乎

八川分派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灃灃乎

川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出乎椒丘之闕

服虔曰山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也善曰行乎洲淤之

賦以四段五格駁下齊楚
出上林是起次言上林之地是
承中言校獵之事是轉末
言天子之悔過以示諷諫之結

上林之地作三段寫一叙
一叙水一叙宮室兩渚
所產各以類

浦 張方 張指 曰曰 於水 中漫 也補 水崖 也洲 三洲 於廣 謂之 善也 曰經 乎桂 林之

中 張方 張指 曰曰 於水 中漫 也補 水崖 也洲 三洲 於廣 謂之 善也 曰經 乎桂 林之

大 荒之 野如 海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大 荒之 野如 海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井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激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日 沸水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交 音拂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滌 音拂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滌 音拂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過 音拂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水 音拂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漚 音拂 聲曰 堆阿 郭璞 曰大 璞與 胡切 曰混 流順 阿而 下蘇 林曰 揚雄 方言 觸穿 石

起 音屈 梳也 善曰 雲梳 如宛 渾膠 盞司 馬鹿 曰宛 渾展 轉

音 善盞 踰波 趨也 如宛 渾膠 盞司 馬鹿 曰宛 渾展 轉

古 矣字 踰波 趨也 如宛 渾膠 盞司 馬鹿 曰宛 渾展 轉

也 渾於 熱批 巖衝 擁奔 揚滯 沛說 文曰 批擊 也滯 沛奔 揚

切 滌貌 滌浦 蓋切 直制 臨坻 注壑 澆澆 澆澆 實墜 鄧展 曰坻 善曰 沈沈 深貌 也

隕 字也 墜直 類切 實即 沈沈 隱隱 研研 磅訶 磔也 善曰 沈沈 深貌 也

司 馬鹿 曰研 普水 切磅 訶磔 皆水 切澆 澆澆 澆澆 實墜 鄧展 曰坻 善曰 沈沈 深貌 也

出 貌也 澆水 出貌 周成 雜字 曰澆 澆澆 澆澆 實墜 鄧展 曰坻 善曰 沈沈 深貌 也

許 馬鹿 曰澆 音澆 澆澆 澆澆 實墜 鄧展 曰坻 善曰 沈沈 深貌 也

寂 澆無 聲肆 乎永 歸善 曰說 文曰 澆澆 澆澆 實墜 鄧展 曰坻 善曰 沈沈 深貌 也

海 歸於 淵然 後灑 漾漾 郭璞 曰皆 水無 涯際 貌也 灑音 皓

水作天宗中間龍魚
齊尊木鳥獸宅屋
仙等雜見錯出視前
扁稍安其法似錯而安

安翔徐回郭璞曰言騫乎郭璞曰水瀉瀉郭璞曰高瀉郭璞曰湖郭璞曰於湖郭璞曰於是乎蛟龍赤螭郭璞曰蛟龍郭璞曰赤螭郭璞曰蛟龍郭璞曰赤螭郭璞曰

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於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於是乎蛟龍赤螭郭璞曰蛟龍郭璞曰赤螭郭璞曰蛟龍郭璞曰赤螭郭璞曰

鮪郭璞曰鮪出華山穴中鮪郭璞曰鮪出華山穴中鮪郭璞曰鮪出華山穴中鮪郭璞曰鮪出華山穴中鮪郭璞曰鮪出華山穴中

魚郭璞曰魚有文彩魚郭璞曰魚有文彩魚郭璞曰魚有文彩魚郭璞曰魚有文彩魚郭璞曰魚有文彩

物衆夥郭璞曰物衆夥物衆夥郭璞曰物衆夥物衆夥郭璞曰物衆夥物衆夥郭璞曰物衆夥物衆夥郭璞曰物衆夥

玉磊郭璞曰玉磊玉磊郭璞曰玉磊玉磊郭璞曰玉磊玉磊郭璞曰玉磊玉磊郭璞曰玉磊

山其郭璞曰山其山其郭璞曰山其山其郭璞曰山其山其郭璞曰山其山其郭璞曰山其

如究郭璞曰如究如究郭璞曰如究如究郭璞曰如究如究郭璞曰如究如究郭璞曰如究

皓音郭璞曰皓音皓音郭璞曰皓音皓音郭璞曰皓音皓音郭璞曰皓音皓音郭璞曰皓音

屬玉郭璞曰屬玉屬玉郭璞曰屬玉屬玉郭璞曰屬玉屬玉郭璞曰屬玉屬玉郭璞曰屬玉

鳥名郭璞曰鳥名鳥名郭璞曰鳥名鳥名郭璞曰鳥名鳥名郭璞曰鳥名鳥名郭璞曰鳥名

張揖郭璞曰張揖張揖郭璞曰張揖張揖郭璞曰張揖張揖郭璞曰張揖張揖郭璞曰張揖

沈澹郭璞曰沈澹沈澹郭蒲曰沈澹沈澹郭璞曰沈澹沈澹郭璞曰沈澹沈澹郭璞曰沈澹

所也奄薄水渚郭璞曰所也奄薄水渚郭璞曰所也奄薄水渚郭璞曰所也奄薄水渚郭璞曰所也奄薄水渚郭璞曰

布寫掩夢必第郭馬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駘郭璞曰

忽也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

乎周覽泛觀績紛軋芬孟康曰績紛衆盛也軋音勃也於是

坡善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坡中其南則隆

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長安有西坡陽燧則盛冬十月草木

隆冬子曰松栢經其獸則獬豸郭璞曰獬豸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

也音容張揖曰獬豸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獬豸似鹿而

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張揖曰窮奇

如狀如牛而食人者也其音其比則盛夏舍凍裂地涉冰揭河

虎子曰揭率衣也善地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駘郭璞曰

而無角角端似豹角在鼻上中作弓也蚤蚤驪駘郭璞曰

郭璞曰驪駘音奚駘音決驪音提驪羸同於是乎離宮

別館彌山跨谷善曰彌山周禮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

廊重上級下級皆可坐故華攘壁璫輦道韋昭曰輦道

當榱頭也如溥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楚辭曰曲屋步

中宿欄郭璞曰步欄步廊也樓閣間陛道司馬彪曰楚辭曰

上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峻山也張揖曰中宿乃至其

峻子巖突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突底為室潛頁杳眇而無

見仰攀撩而捫天頭善曰楚辭曰遂條忽而捫天晉灼曰頽低

記案隱接廣州志云盧橘皮厚
小如蔗九月結實甚赤明年
月更甚白黑

古舉字也。捫音門。橫也。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善曰奔

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青龍。虺也。

於東廂。郭璞曰。廂夾室前堂也。象與瑞。應車也。西清者。相

俾於西清。張揖曰。清淨處也。善曰。婉。應車也。西清者。相

於間館。張揖曰。靈園而來。謂間讀曰閑。楚辭。倕之倫。暴於南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庭。郭璞曰。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莖張揖曰發紅華垂朱榮煌煌皇皇照曜郭璞曰

來之盛也沙棠張揖曰華楓春秋曰留落胥邪仁頻并間

木也檀仁頻未詳善落獲也仙藥錄曰孟康曰撓音豫章女貞

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曰誇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曰誇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曰誇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曰誇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曰誇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曰誇張布也司馬彪櫛立叢倚連卷攏危司馬暢實葉後林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也幡纒飛揚貌紛溶箭參猗狔從風擢

綠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周編山野也善曰韓子曰生

貌豹搏豺狼璞曰貌虎屬音毗也郭手熊羆足壘羊張

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壘蒙鷓蘇鷓尾也蘇

羊羆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踏也蒙鷓蘇鷓尾也蘇

而取之也鷓以蘇為奇故特闕死不以成文耳鷓音曷白虎

郭璞曰鷓謂絳絡被班文漢書曰班文虎賁騎皆虎文單衣

之也善曰鷓謂絳絡被班文漢書曰班文虎賁騎皆虎文單衣

跨壘馬善曰跨謂凌三峻之危郭璞曰漢書音義曰陵止也

喜聞下蹟歷之張揖曰蹟歷不平也徑峻赴險越壘厲水

郭璞曰厲水推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

刑罰得中則注於獬豸觸不直者格蝦蛤鋌猛氏曰孟康

今可得而弄也獬豸音蟹豸文介切者格蝦蛤鋌猛氏曰孟康

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

光澤名猛氏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

切縹驪裏射封豕張揖曰驪裏馬金豕赤色一日行萬里

係取也工犬切左氏傳申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於是乘輿弭節徘徊

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族也善曰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

變態善曰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侵淫漸進之貌也善儵

遠去郭璞曰幽通賦注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狡獸

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轉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

捷音接耳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是也軼過也郭璞曰皆追怪物

出字宙張揖曰怪變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

箭鏑為滿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甲

望之如射游裏標蜚遠也張揖曰集惡鳥也故射之標指
身郭璞曰集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集羊也故射之標指
山精也似遠類高說是也集古堯切遠音鉅擇肉而后發
先中而命處善郭璞曰廣雅曰必如所志也弦矢分藝殪仆
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善曰命名也

也善曰楚辭曰浮凌驚風歷駭森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
鳥託乘而上浮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躡玄鶴亂昆雞
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躡玄鶴亂昆雞
之昆雞似鶴黃曰已郭璞曰適孔鸞促鷓鴣皆迫捕貌通促
曰昆雞似鶴黃曰已郭璞曰適孔鸞促鷓鴣皆迫捕貌通促
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適孔鸞促鷓鴣皆迫捕貌通促

才由拂翳鳥張揖曰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皆迫捕貌通促
切由拂翳鳥張揖曰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皆迫捕貌通促
焦朋張揖曰焦朋似鳳狀以鳳皇宋表曰水鳥也拊道盡
途彈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絃司馬彪曰消搖曰

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極北方率乎直指郭璞曰率
之絃郭璞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極也方率乎直指郭璞曰率
反鄉然疾歸貌陸澄石闕歷劫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楚蜀也
四觀萬帝建元中鳩音支在下也未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雲陽甘泉宮外鳩音支在下也未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宜春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

渭南社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權鵠牛首張揖曰牛
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通以權鵠為黃頭郎音義曰善權
船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權鵠也常昭曰權今掉也並直孝切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觀
所輶輶也善曰徒女展也輶切

士大夫之勤略可馬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徒車之
廣倉曰若與其窮極倦翁故馬憚龍言伏郭璞曰窮極倦規疲憊者
蹈足貌與其窮極倦翁故馬憚龍言伏郭璞曰窮極倦規疲憊者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切龍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親音劇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阮滿谷掩平彌澤善曰曠曰於是乎游戲解怠置酒乎

顛天之臺張楫曰臺高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撞

千石之鍾張楫曰千石也立廿四石之虞十萬斤以俠鍾旁二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皮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

陶唐氏之舞彼陶唐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聽葛天氏

之歌張楫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

奮五穀五昭曰敬天常六曰微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曰總禽

獸之極常昭曰葛天氏古之微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曰總禽

皆誤起巴渝宋蔡淮南千鹿也其音剛勇好舞初高祖募取

宋音燕女湖志蔡人謠自八三入淮南鼓負四人曰樂記曰

文成顛歌州顛縣曰其文成寮一作西南夷歌也顛與滇同也

居遞秦金鼓迭起張楫曰徒結切郭璞曰鏗鎗闐鞞洞心駭

耳善曰鏗鎗鍾聲也闐鞞鞞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

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衛之音北世也善曰禮記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命周公樂也張楫曰象

至於海南乃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沔曲鄔鄧續紛激

楚結風曰李奇曰鄔今宜城縣也鄔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楫

倡優侏儒郭璞曰狄鞮西戎樂名也鞮丁奚切及所以娛

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色也張揖

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如絕殊離俗郭璞曰離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之神如

妖冶媚都雅善曰字書曰妖冶也說文曰媚淨

綽約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嬛輕利

淨柔橈嫚嫚無媚媚弱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更弱靚

獨繭之綸綸眇閻易以郵小月璞曰獨繭綸綸武娥自閻而西曳

衣長大貌也邱削如刻畫之也便嬖嬖辱與俗殊服郭

善曰綸音踰綸音曳易七示切也便嬖嬖辱與俗殊服郭

千切嬖音先嬖步結切便步以分芳溫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

宜笑的樂郭璞曰香氣盛也溫候俟切又曰鮮明貌也善

眉曼皦長眉連娟微睇繇貌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繇貌

音歷長眉連娟微睇繇貌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繇貌

計切貌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於酒

中樂酣郭璞曰中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

事而虛棄時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

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

為可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

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曰也詩稅于農郊常

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墾墾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曰郭璞曰耕也小雅曰賧足者也墾墾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曰郭璞曰雉兔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曰郭璞曰陂池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言不聚人眾其中也郭璞曰虛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邑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
興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璞曰

車易服色郭璞曰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下為更

始郭璞曰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聖人以歷算也善曰周易

防患郭璞曰成郭璞曰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建華旗鳴玉

鸞郭璞曰鸞鳴玉鸞鈴也善曰楚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

塗郭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論語覽觀春秋之林如

曰春秋義理繁茂射獵首兼騶虞郭璞曰騶虞詩篇名
故比之於林藝也射獵首兼騶虞郭璞曰騶虞詩篇名
南之卒章天子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戚也戚斧也善

以爲射節也郭璞曰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戚也戚斧也善

伯之樂舞之而舜下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載雲罕

揜羣雅張揖曰竿單也前有九流雲單之車掩捕也詩小

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也悲伐檀張揖曰不遇明王也樂

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不遇明王也樂

樂胥善曰毛詩曰君樂胥受天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

乎禮園郭璞曰禮所飾也整翺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

涉述易道郭璞曰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登明堂坐

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

也室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於斯之時

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勃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

也許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常善曰包咸

貴切馬虜也七故切司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

神若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費府庫

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務在獨樂

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繇也郭璞曰繇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園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

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

色貌也材誘切善曰禮記逖避席與席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

羽獵賦 拜序

揚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王卒負羽也善曰獵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

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絲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

也善曰孟子曰以養不補不足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

則農有餘粟文有餘布也

其庭體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其露一名膏露應劭曰爾雅

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在官沼漢書曰注曰神雀大如鷄班文龍昔者禹任益

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

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

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

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十五

其庭體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其露一名膏露應劭曰爾雅

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在官沼漢書曰注曰神雀大如鷄班文龍昔者禹任益

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

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

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

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也曰民猶以為小也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乎

齊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儲侍文

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尚泰奢麗誇

即賦云禦自沂涇經營鄩鄩甲或為由非也善曰

謂善曰毛詩許羽切曰非充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

都賦見西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度曰魯莊

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

揚雄以宮觀之成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為折

中也幸昭曰故取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年二月上校

制或為折也故取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年二月上校

獵已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立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

農是則豈或謂後以代帝王彌加文飾論者有云否各以並時

而不得耳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雄曰謂也言帝王文

書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則泰山之封

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

夷吾所記者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

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

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此言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

月今日李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

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顯顯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德莫大於帝王齊桓魯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

以為駭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

為相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立呂氏春秋咸精記曰黃

王逸楚辭注曰橋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善曰寥廓也昭曰登高也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隆烈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以奉終始昆鄰西馳閭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文閭闔已儲積共恃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見上文陳車騎也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御自汧渭經營卒衛宮也豐高傳曰孔安國尚書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善曰

章皇猶彷彿也周流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杳也爾迺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駿門晉灼曰落纍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外則正南為司馬門駿門在內也善曰三峻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涇鴻濛沆茫碣以崇山薛綜曰鴻濛沆茫木草廣大貌也善曰濛莫孔切沆胡朗切營合園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

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也善曰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也賁育之倫蒙盾羽杖鎔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鎔邪大戟也鎔音莫邪弋奢切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楛之果善曰言畢之大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

之飛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

者天地之旗也楚辭青雲為紛虹蜺為縵屬乎崑崙之虛

連也爾雅曰旗出崑崙虛縵胡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濤水之波言廣大也

淫與與前後要渡善曰淫淫與也櫓槍為闡明月為候孟康

戰闡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

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曰熒

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緯稽耀嘉曰熒

有四星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漢書曰狼下

曰孤星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昭明曰陸離駢衍皆戰國軍陣貌也

滿也善曰扁音微車輕武鴻緇緇獵也音似

也鴻網相連貌也於具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

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或為冥殷音隱也羽騎營營

軀分殊事傳曰營營往來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其事也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孟康曰輻輳連屬貌也於具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

善曰陽朝陽明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

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

記曰龍旗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靈輿天子輿

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蚩尤唐前楚辭曰選衆以並轂

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立歷天之旂

曳指星之旂也指拂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

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萃從沈溶

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

賦曰沈溶浩瀾從先勇切沈以冢切溶盛多之貌也上天子居

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羅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

神光善曰郭璞三蒼鮮註曰啾啾張晏曰切近也神老官名

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躒蕙圃踐蘭唐善

方馳子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騎也善曰虓虎之陳

從橫膠轄焱拉雷厲驥駢駘音臘善曰毛詩曰嘍如虓

虎拉風聲也嘍火交切韜音蕭洶洶旭天動地岷善曰

貌也洶洶勇切岷吾合切也動也沃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善曰善若夫壯士忱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東西

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音欲地蒼豨跋犀躑躅浮

藥引也音他浮藥過藥也跋未切躍君月切地斬巨徒

搏玄猿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徒已見上林賦名騰空虛

距連卷張晏曰蹕天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卷音拳也蹕天蟾娛澗

間張晏曰蹕天蟾之枝也善曰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疾

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及至獲夷之徒踞松栢掌

羨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踏獵蒙龍驂輕飛

也掌擊之也尔雅曰疾羨藜

也掌擊之也尔雅曰疾羨藜

也掌擊之也尔雅曰疾羨藜

善曰蒙籠已見上文履般者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

輕飛之也惟南子鉤赤豹揜象犀善曰揜古牽字也趾巒阮

超唐陂如淳曰趾超踰也音義曰車騎雲會登降閣諱善

閻諱衆盛貌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曼曰旒幡也司馬相如善

閻諱衆盛貌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曼曰旒幡也司馬相如善

大以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宋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字內

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宋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字內

服慶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於是天

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逢蒙列皆羿氏控弦越春秋

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皇車幽輞光純天

地輞車聲也皇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統也善曰望舒彌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園徒陣浸淫孽部善曰部

伍也毛萇詩傳曰感促典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

起走獸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

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曰罕畢

輕疾踏飛豹繡鳴陽善曰隰陽即佛佛也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應駉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唯雄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唯雄也善曰太

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鼠而不知其名道逢

二童子曰此名為攢弗亦語曰被二童子名為

寶鷄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攢弗述逐二童子

化為雉雉止陳倉化為石雌如楚止南陽也攢浮謂切沈

沈溶溶遙噉乎絃中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為噉言禽獸奔

也善曰噉三軍茫然窮穴闕與孟康曰冗行也闕止也言

其略切也善曰噉三軍茫然窮穴闕與孟康曰冗行也闕止也言

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

窮音穹冗者懈怠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

軍茫然懈倦容貌闕與而舒緩也今依如音豫觀夫剽禽

之說也芒莫郎切冗音遙闕於底切與音豫觀夫剽禽

之繼踰犀兕之抵觸同趨踰也文子曰善曰兒牛之動以抵觸

也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常昭曰挐攫惶遽也善曰徒

角槍題注蹙竦龍怖魂亡魄觸輻闕胫度曰獸以角觸地

也善曰蹙與感同尔雅曰竦懼也龍與懼同觸輻闕胫度曰獸以角觸地

胫言觸章輻因闕其頸也捨于羊切蹙子育切胫音豆妄

發期中進退履獲際善曰言矢雖安發而期於必中進退

天數焉而射雖冥而妄發創淫輪夷丘田系陵聚張晏曰淫

其端未嘗不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如

流平於車輪也善曰立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於曼禽

嬋中衰竹善曰切中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

館也服虔曰池珍灌以岐梁溢以江河尚書曰治梁及岐孔

池山下之池通東瞰日盡西暢無崖善曰日盡盡目而隋

安國曰治山通東瞰日盡西暢無崖善曰日盡盡目而隋

水故以山名通東瞰日盡西暢無崖善曰日盡盡目而隋

珠和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切玉石蒼盞眩耀青瑩善曰

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善曰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噉

尤榮也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噉

尤榮也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噉

隆何以修茲善曰周易曰成康之隆夫古之觀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岳泰山也梁上猶

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

滋如淳曰二靈日月星重象之應也服虔曰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園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

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左氏

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數澤也又

曰楚穆王欲伐宋昭非章華是靈臺善曰以周之靈臺為

是左傳楚子罕徂離官而輟觀游善曰罕徂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饒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

文曰丞亦拯字也說濟男女使莫遠善曰拯預左氏傳注曰

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

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通馳弋乎

神明之園覽觀乎群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園與

加恩放雉免收罝罾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

薪者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

暢同暢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

也善曰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

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改撰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即明年謂作羽獵賦之

客大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

客大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

始三年去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求始三年

始三年去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求始三年

延二年校獵在呂忱曰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

延二年校獵在呂忱曰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

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內史也

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內史也

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

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

狢攬狐兔麋鹿善曰大山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

狢攬狐兔麋鹿善曰大山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

廣雅曰狢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攬似狢

廣雅曰狢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攬似狢

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苦曰羅狢弋又切攬九縛切

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苦曰羅狢弋又切攬九縛切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

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為周陸

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為周陸

陣也陸音祛圍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

陣也陸音祛圍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

親臨觀焉服虔曰今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

親臨觀焉服虔曰今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文常昭曰翰筆也善曰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文常昭曰翰筆也善曰翰

曰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

曰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

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

息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

善曰夫高五千仞廣十里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

曰巖巖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巖薛即今謂

差巖也善曰說文曰弋槩也又曰紆曲也紆南山以為置度

齧音羅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軍踣陸錫戍獲胡

漢書音義曰踣聚也願監曰踣足蹴也善曰錫戍獲胡言

以禽獸錫戍令胡自獲之胡戍一也變文耳踣音萃方言

曰踣音踣踣音萃方言音萃音萃方言

其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

其外又以竹槍疊小為外儲胥也常昭曰儲胥音落之類也

槍七羊切此天下之窮覽極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

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

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

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洪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

刺上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

息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

善曰夫高五千仞廣十里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

曰巖巖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巖薛即今謂

差巖也善曰說文曰弋槩也又曰紆曲也紆南山以為置度

齧音羅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軍踣陸錫戍獲胡

漢書音義曰踣聚也願監曰踣足蹴也善曰錫戍獲胡言

以禽獸錫戍令胡自獲之胡戍一也變文耳踣音萃方言

曰踣音踣踣音萃方言音萃音萃方言

其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

其外又以竹槍疊小為外儲胥也常昭曰儲胥音落之類也

槍七羊切此天下之窮覽極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

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

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

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洪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

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詩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

有彊奉封豕其土窺窬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窺窬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窺窬類貙虎瓜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豪俊麋沸雲擾群黎

鑿齒之徒謂六國窺烏黠切窺音庚擾言亂之甚也廣雅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関服虔曰康安也於

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來均

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関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関天

橫鉅海漂崑崙善曰橫度夫海也漂提劍而叱之所過麾

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擗拍取

林曰擗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

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整生蟣善曰說文曰

韓子曰功戰無已甲冑生蟣鞮整即兜整也鞮丁奚切整

孔安國尚書傳曰胄兜整也鞮整即兜整也鞮丁奚切整

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

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詘規億載恢帝業善曰

杜預左氏傳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

年崩凡七載爾善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

乘流言順從高躬服節儉綿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

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帝身衣弋絺之衣履華大
為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度曰鞞也音皆大
屢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士事於是後宮賤瑋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音析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曰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
曰斥推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

音亂世之音也衍弋戰切邪声也一也禮記曰鄭衛之
正而太階平也章昭曰玉衡北

易玉衡正太階平其後重鸞作虐東夷橫田堯時匈奴也
出黃帝六符經云呂嘉殺其國王立羌戎睡皆閩越相亂

東夷東越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睡皆閩越相亂
國入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睡皆閩越相亂

諸為閩越王文曰武帝建元四年不和貌善曰漢書曰五無
擊南越邊邑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常昭曰氓音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主赫迺命驃衛
驃騎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

出擊匈奴汾沅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沅沸渭眾盛焱騰波流
機駭蠱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駭蠱軼疾如奔星擊

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善曰應劭曰輶車也音義曰穹
輶扶云切輻於云切腦沙幕膏余吾服度曰輶車也音義曰穹

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鬣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
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
髓字古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庭善曰歐橐駝燒煇

蠶張晏曰煇蠶乾酪母煇之壞其養生之具分初單于燉

裂屬國其國號曰裂而屬朝也音曰如梨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

廣大之貌也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單于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蓋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也

拔莽削石以通道也蹂居死輿所係累老弱尸也顏師古曰

也善則蹂踐其尸破傷者兩而行如淳曰與斯輪踐其屬徒

吮鋌癩者冒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

以如氏之說以為箭括也鏃所中皆為創癩於馬者孟氏

尚書傳曰其瘡過也杜預曰氏傳注曰夷傷也吮皴為孔安國

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樹音蛤善曰說文曰

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音義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如淳曰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

尚書曰宅朔廼戈邢指商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方曰幽都廼戈邢指商越相夷善曰漢書曰今東越擅與兵

侵臣天子為與師往計問夷滅也王靡節西征羌熒東馳

服虔曰焚夷名也善曰漢書音切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

之域善曰絕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

德莫不躋足抗首請敵服虔曰躋舉使海內澹然善

廣雅曰澹安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士蔦曰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禮
得其所覆難蜀父老善曰禮
曰群生沾濡矣善曰禮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

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
子曰物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顏監云肆
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顏監云肆
孫卿子曰平則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戍善曰言時不

慮險安則慮危善曰言時不
秦之問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
善曰杜預有五左氏傳注曰振整善曰言時不
也蓋屋有五祚宮也祚音作善曰言時不
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簡

達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狡健也賈逵
南山瞰鳥弋西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鳥弋景在
熱莽平近日所入善西厭月嶧東震日域服虔曰嶧音窟
曰廣雅曰瞰視也善西厭月嶧東震日域服虔曰嶧音窟

何休曰公羊傳注曰服也也
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上八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辛干句曰四平曰陵尔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軻曰未靡旒後者彷彿髀屬而還
車也張晏曰後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軻支輪木曰未靡旒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
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軻如
振切彷彿或作髀髀髀古之委字也屬之欲切
尊之烈尊文武之度善曰烈業也
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工三驅是也
使農不輟耰工

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
農夫釋耒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出愷

女工下機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出愷

女工下機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出愷

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

得矣理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曰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周

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

石之虞孟康曰碩磬之虞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碩磬而盛

切磬音轄鞞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常昭曰拈

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

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

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其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悌方將俟元符晉灼曰元以

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

甫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曼曰往號三五也善曰

延光至今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抗稻之地周流黎粟之

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抗攫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

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抗稻屬也聲類以為抗稻不黏

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善注曰莊子南榮趺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曰

黃帝時人越音樞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猶法也體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

翳之事遊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于至長狎人能招引也晉那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

備遺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也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

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

色之名羣也述也述存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羣也羣

一木非作偉善曰羣見爾雅屬耿介之專心兮多雄豔之

嬌姿屬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多豐也嬌好也美色曰豔言

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多亦氏切嬌苦瓜巡立陵以經略

兮畫墳衍而分畿界分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為疆

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

衆莫敢為鳴也北以上言雉之形也善曰左傳楚無宇

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於時青陽告謝朱明

肇授朱明楚辭曰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靡木不滋無

草不茂具榮木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楫以改舊蔚然初生之

舊咸茂也柯變其舊色言新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

吐溜消消清新之色決音英消古友切善曰毛詩曰英英

銘曰滄滄水流不壅終為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鷺而朝鳴漸秀

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噴而鳴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

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鷓類正一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鷺

文鳴則云求雉皆鳴也此朝鷓則云求雉今云鷺鳴朝鷓者互

鳴以舉雉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

少切巧箱籠以揭驕睨驕以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

者箱方而密籠圓而疎盛以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園也箱密

難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景之詔以樂山梁之祭茂悟翬

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顧視箱籠詳祭驕媒恣睢揭驕

辭曰意恣睢以括驕王逸奮勁散以角槎憚曰以旁睽

曰繼心肆志所意願高也戾也駭視睽視也奮其堅勁

散脛也角邪也槎斫也悍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散苦交

之脛以利距邪斫斫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散苦交

切槎千荷切難詩曰悍目發朱九切鷺綺翼而輕搗灼繡頰

善曰曹植閩雞詩曰悍目發朱九切鷺綺翼而輕搗灼繡頰

而袞背摠也文章貌也詩云有鷺其羽翼如綺文袞則赤也

也輕勅呈切搗都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

瓜切善曰毗音陞林野爾乃擊

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爾乃擊

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伐切野爾乃擊

場挂翳停僮葱翠擊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停

僮翳貌也葱翠擊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停

挂株庾切善曰廣雅色也擊步何切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

森繁茂婉轉輕利繁茂而實稠繆輕利也婉轉網繆之稱

衷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

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

以上序翳之形飾厭於輒切也此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

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艾

下鷺故曰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草祭心為之疲

原禽也

下鷺故曰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草祭心為之疲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原禽也

目為之倦也左此以上言挂醫之後得臣與寓之意也善曰說文
 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王曰得臣與寓之意也善曰說文
 寄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
 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
 也善曰何疑問之倏也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
 有聲媒便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
 踉蹌而徐來外處開其制未聞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上視
 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走也
 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踉蹌走也
 跟音亮踉蹌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鯁鯁赤色貌陪
 七亮切踉蹌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鯁鯁赤色貌陪
 善曰廣雅曰擣舒也藻翰翰首葯綠素身拈黼繪方言之
 猶華藻也擣舒也藻翰翰首葯綠素身拈黼繪方言之
 也猶經裏也言雉首如綠色頸葯素也黼繪方言之
 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鳥角切青鞞莎靡丹臆蘭
 絳鞞夾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

也絳同也宋衛之間謂混為絳也鞞或蹶或咏時行時止
 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絳音最或蹶或咏時行時止
 皆得之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
 字林曰咏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
 居衛則行周易曰時止則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也壯之勢
 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也壯之勢
 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良遊呢啞引之規裏良遊呢啞其聲
 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啞引之規裏良遊呢啞其聲
 誘引於隔切啞射之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
 也啞於隔切啞射之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
 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捧黃間以密殼
 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
 屬剛罽以潛擬名黃肩善曰說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
 矢於弦也剛罽弩矢故曰罽焉罽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
 各長三寸方似剛罽矢故曰罽焉罽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
 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弩聲猶未散被箭躍起而反落山驚鳥悍
 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弩聲猶未散被箭躍起而反落山驚鳥悍
 害姦迺已甚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
 害姦迺已甚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

搖謂之矣謂暴風從下上也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驚性悍

善曰字書曰愁愚也呼其切也今俗呼鷲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愁惡也祿列切

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遙來鷲前也廩鷲中盛飲食處

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失鏃以射

固毛体摧落霍若碎錦射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逸群之

儁擅場挾兩也善曰東京賦曰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

擅專也曰檠雌妬異倏來忽往其雌倏忽往來無時暫止

也善曰楚辭曰菴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忌上風之餐切長

映日之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餐音鐵狀屏發布而累

息徒心煩而伎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

不定空蜀父老曰心煩而伎儀有伎藝欲逞曰伎儀也音養善曰難

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以

厲響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

日秋彼聆音而運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其聲便運

相接善曰廣彤盈窓以羨發紛首頽而臆仰彤赤也盈滿

滿當於窓極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或乃崇

墳夷靡農不易壠墳也農不脩龍比言田塘荒廢也善曰

毛詩曰木穉救蕞稌穉稌也稌稌也稌稌也稌稌也稌稌也

草繁茂翳蒼葦葦深擬貌葦蒲動切葦如隴切善鳴雉振

羽依于其冢其羽翼鳴鳴高墳之上善曰毛詩曰雉振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

不覿其形而見草動也擗一本或作擗瞻挺趨之傾掉

意意躍以振踊出意意躍躍踊逸也善曰然失舟切躍失藥

切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將出方東方向觀草動

其所願情神愈驚動望望鷹合而翳晶雉朕有而旋踵言

出苗望諸處鷹然合唯翳晶然獨頭仍歛翼旋反也人

欵身謂之朕有厭黑鳥筆切善曰說文曰晶頭也漢書公孫

攬曰魯有低首曰氏春秋管仲曰車不攸余志之精銳擬

結執士不旋踵曰胡了切朕許結切不攸余志之精銳擬

青願而點項中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体邪眺

旁剔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日不在射而足不步目

說文曰惕驚也通靡聞而驚無見自鷺鷺音脉字亦從脉方

別與惕古字通靡聞而驚無見自鷺鷺音脉字亦從脉方

脉言雉性周環回復繚繞磐碎皆回從性復不正之貌也

驚鬼點性周環回復繚繞磐碎皆回從性復不正之貌也

曰戾力才了中輟馥焉中鐫才了中鐫聲也才丑亦切了

結戾力才了中輟馥焉中鐫才了中鐫聲也才丑亦切了

丑錄切馥枝遇切善曰今本並云才了中輟張衡舞前列

賊曰蹇号若往才了中輟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前列

重鷹傍截疊羽正橫射也則割也前割重若夫多疑少決

膽劣心狷善性怯而多疑瞻劣而古縣切內無固守出不

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闕意也善曰管子曰

曰交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

共也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

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闕問藟葉慎歷

馬兵法曰始如處文答賓戲曰風颺電激闕問藟葉慎歷

乍見不藟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藟葉問藟葉慎歷

音於是筭分銖商遠邇分銖齊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也

計其遠也。銖高揆懸刀騁絕技。懸刀等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如。如軒不高不埤。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庫古字通。轉竹二切。當味值胃裂。膝破。背射也。裂喉破。受食處也。背。味鳥口也。味竹夷險殊地。刷麤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雉有。秀切。膝音素。夷險殊地。刷麤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雉有。不可為。吳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後夫子列子始一解顏而笑也。五年之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是斯藝。能使恨者怨其夫。醜也。今見復雉而言笑。則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

乘危也。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已故。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人多則雉驚。故僻除人從。清。不勞。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尾飾鑣而在服。肉。固漢書賈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而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並。以黃金為。又髦。挿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綸。翟。關。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鷩。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劇。曰。君。舉。必。書。林。川。若。乃。耽。槃。流。道。放。心。不。移。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君。舉。必。書。林。川。若。乃。司。其。雄。雌。惟。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鹿。牡。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忘。其。國。恤。思。其。鹿。牡。樂。而。無。節。端。操。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在老祖况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吞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

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

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兮曾

不得乎少留

吳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遂奮袂

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

輕舉而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於天津兮夕宿於西極長都長安也習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

扶風池陽縣瓠谷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雲

反顧而避日通天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鄉扶風書右

臺名已見上文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鄉扶風書右

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

殃禍惡也 毛詩曰 既優既渥 鄭玄禮記注曰 殃故時會之變化兮

非天命之靡常 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

也 乃時會之變化 豈天命之命無常乎 爾雅曰 時會登赤須

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 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

曰 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 忽戎王之淫狡

因水以得名也 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

穢宣后之失貞 嘉泰昭之討賊 赫斯怒以北征 史記秦本

王毋楚人姓芊氏 號宣太后 秦昭王時 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后 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 於甘泉 遂起兵伐

滅義渠而得其地 社預左氏傳注曰 紛亂也 謂心緒亂也 楚辭曰 紛

以歷茲 社預左氏傳注曰 紛亂也 謂心緒亂也 楚辭曰 紛

詩曰 行道遲遲 楚辭 遂舒節以遠逝 兮指安定以為期 舒

將行 舒其志 節也 淮南子曰 縱志舒節 以馳大區 漢書安

定郡 武帝元鼎三年 置在涇渭之間 去長安三百五十里

涉長路之繇 繇兮遠紆 回以膠流 絕貌也 劉歆遂初賦曰

路脩遠而繇 繇說文曰 紆屈 過泥陽而太息 兮悲祖廟之

不脩 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 漢書曰 班壹始皇之末 釋余

馬於彭陽 兮且弭節而自思 馬於彭陽 傷李夫人賦曰 釋余

蘭皋 漢書安定郡有彭陽 即今彭原 是也 楚辭曰 吾日晡

令義和弭節 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弭節 安志者也 吾日晡

晡其將暮 兮觀牛羊之下來 楚辭曰 晡晡而下 而類說文

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 君寤曠怨之傷情 兮哀詩人之歎時

子行役如之何 勿思 寤曠怨之傷情 兮哀詩人之歎時 日大夫 夫久後 男女怨曠 廣雅曰 歎傷也 越安定以容與 兮

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劇蒙公之

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

長城劉歆遂初賦曰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

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言不為厚固繕藩而巳廣雅

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首

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

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

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子

過而此其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墮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母絕地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

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障也

文曰墜古文地字也漢史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志及

姿安容與之貌也閔猶鬻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胡那

毛詩曰市也娑娑閔猶鬻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胡那

曰娑娑後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

帝號於尉佗聖文也尚書曰南越王尉他自為武帝

上召他兄弟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

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

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國兮折旱八淠之逆

邪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

朝其謀亦惟太宗之蒞蕩兮豈曩秦之所圖

如疆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帝

廟宜為帝者太宗之而切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濟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嗟峨漢書安定有高平一縣野蕭

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

而無風焱發以漂遙方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

之溝命曰水揚波兮杳杳傳津吏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

皚楚辭曰水揚波兮杳杳王逸曰杳杳深真貌也說文曰皚皚

涉凝露鴈雛邕以群翔兮鷓鴣鳴以齊齊毛詩曰鷓鴣鳴

之隆霜齊衆聲也悲鳴齊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

故鄉廣雅曰捨愴恨恨悲也懷力上切撫長劍而慨息泣

連落而露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

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而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

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臾日陰諒

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小爾雅曰諒信也宋哀春秋

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也躬又曰達人從事有儀則

方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宗語曰孔子曰君子之行已

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是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東征賦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

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娉世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脩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十兮余隨子乎東社惟是也東觀漢記時孟

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乃舉趾而升與兮夕子宿乎偃師左

懷悲兮去故而就新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遠

行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

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諒不登櫟而極蠶兮得不

陳力而相追火登櫟極蠶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

蠶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足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

居巢韓子曰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則

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

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樛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

食贏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古者茹草飲水

乎上世紛混沌而末分與禽獸乎無別極蠶蟹而食蔬披

胎生曰乳與蝮蠶與羸古字通蠶力切蟹力切切蚌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

亂固有天命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唯捷徑以

徑邪道也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

韓詩曰聊樂我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夕夕艱

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 既免脫

穀城平陸偃師鞏緄 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位叶曰洛水

東至河南鞏縣入河 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

有成阜縣旋門已見上 宋京賦成阜縣今虎牢是也

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

漢書河南郡有滎陽 卷故魏國今魏亭是也

切食原武之息足宿滎武之桑間

漢書河南郡有滎武 滎武縣陽武郡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品耜歎

漢書陳留郡有封丘 縣應劭曰

伯聞之竊歎也 小人此仁之懷士兮自書傳而有正

懷德小人懷土 孔

安國曰懷安也 遂往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止

子適齊驪而少前漢 入臣郭而追遠兮人心夫子之厄勤彼

衰亂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

論語子曰於 孔子將適陳

過丘丘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 虎嘗暴於丘人

而將昏

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 漢書門卒謂韓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

漢書陳留郡 睹蒲城之丘墟兮生

荆棘之榛榛

兵墟已見上文 漢書伍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

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 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

在匡城蒲鄉 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

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賈遠氏遠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遠鄉有遠唯今

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

朽論語曰惟經典之所羨貴道與仁賢老子曰莫不

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吳札稱多君子其言信而有

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吳札稱多君子其言信而有

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

言信而後衰微而遭患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

有徵而後衰微而遭患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

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

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

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矣而能復與王肅家語注曰陵

遲猶陵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

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

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近乎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怒而與人景行行立論語曰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不曰有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已好正直

而輔信楚辭曰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

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君路侍子曰盡各言爾志先君行

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處也顏淵曰

雖不敏請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

事斯語矣雖不敏請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

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

縱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委命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慎威儀尚

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兼與兼音義同
苦蕪切封禪書曰上猶兼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
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曰孟公綽也若
公綽之不欲馬鞞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賦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
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
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縣東故
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喬

岳傷弱子序

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

星紀而潘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

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

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

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

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

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曰御猶主也配潘子

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配潘子

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耕於鄠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

雅曰徂迺喟然歎曰古徃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

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

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

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

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野

已見魏都賦周易曰育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

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

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海賦曰運之脩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

短不豫期也

之休明楚辭曰貧菲薄而無內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

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室滅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華曰三公在天法

三台也尚書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滅榮緒晉書曰岳遷
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過於四海滅榮緒晉書
往而不三黜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
書曰帝丹祖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
絕密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象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
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
曰揚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
聽於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
冢宰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規士貴於漢庭講
折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其父規士貴於漢庭講
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庚亮表曰向
聲類曰講亦疇字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次不盡
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道以示專臨

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通

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

未遠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

未遠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隨時之義大矣我論語子謂顏淵曰

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碎罪未遠不離其身也微

匹亦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

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

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察
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
位儷其隆替名節灌以隳落危素郊之累殼甚玄鷺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洛

累卵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鷩巢

淵如履薄冰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

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匪擇木以棲集甚林焚而鳥存擇

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

雅曰見魏都賦爾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臣頌曰上

也張超宣臣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荀悅申鑒曰天地合其

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毒惡

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洞簫賦曰蒙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

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弓退將復修吾初服皇鑒揆余之

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

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

夏之不綱戰國策同薛人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

伊故鄉之可懷夜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

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舞抗懷傷懷泣下始行謂沛父老矧

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也漢書元帝詔

序曰王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

東都賦曰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絲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

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

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思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

塋冢田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

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
瀆口高三丈謂之阜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之漢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遠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西見下注解遠

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澣化流岐

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

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澣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
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辛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武王與魯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也

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夜申旦而不寐

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惟有武王爾

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

王曰我未定天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威

保何暇寐也山之固尚以為急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

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

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鑿七王之驕淫窟南巢以

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

險而逾秦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

曰美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

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

日有七哉曰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此於

復言去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

外也喻巴蜀繳曰迥遠也今協韻為呼慎切考土中于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辨于郊廓遂鑽龜而啓繇尚書

主欲宅洛邑周公曰王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孫蒲曰成王定鼎於郊左氏傳注曰世三十一平失道而來遷緊
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也二國晉鄭也左氏
傳注曰緊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慈言周未之王豈
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慈無邪僻之行但
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三皆教
大禹能亡夫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長慈說文曰慈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顏之樂禍尤闕西之效矣言鄭伯以子顏樂及編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效其為房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
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享
時殃咎必至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收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曰寡人之願也今王于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主乎魏公
門入殺子頹鄭伯專王于闕將三自園門入魏叔自北
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重戮一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曰尤過也爾雅曰突罪也重戮一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
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
侯重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年穀洛二水關欲毀
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
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闕
者兩會似於闕小咨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雅曰演廣遠也咨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
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
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
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樂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
母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
曰迄至也呼乞切巧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
成也左氏傳衛虜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
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景王崩

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
王立崩弟哀王自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慎觀王立崩子桓王立崩子威公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王封其弟干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子干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卒莊襄王滅東周乃封其少
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折虎口兪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
神罷不可為深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濟水經曰作
也為者敗之深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濟水經曰作
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天赤子
塗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
於新安坎路側而壅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
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寅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壅于亭東廣雅曰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特例切記曰延陵
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
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

子時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
吳為焉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
卒宗滅而身屠而東都賦曰既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駢轡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死誅吾父母妻孥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不至烏江
自到尚書曰后来其蘇翰諫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
也老子曰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其事好還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遠思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長想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
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耻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傷音請奏瑟趙王與秦王會於惡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聲請奏瑟趙王與秦王會於惡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右欲請奏瑟趙王與秦王會於惡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趙王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語間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

秋曰奄覆也取傷自取雄雉化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文曰奄覆也取傷自取雄雉化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灑池史記

趙將好會於西河外灑池咆勃如心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

我上高祖申威於秦頃之相如也田賦曰悉猛引車避匿荀悅

子夏曰高祖申威於秦頃之相如也田賦曰悉猛引車避匿荀悅

淵偉方鄙去之忿恚雖改日一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

也忿恚廉頗也言以相如之也廉頗雖以一曰之促方人

歲之末猶未足以寄言相如也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忿恚含怒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回谿不允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合兵追擊大破之穀底聖

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

書勞其外東都賦曰天致誅其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

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公曰吾不以昔掩大德西

京師曰遊鷗高鞏薛綜曰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鞏飛也揮與鞏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廓帝結也登峭坂之威夷仰崇

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登峭坂之威夷仰崇

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縶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

繇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禦師必於嚴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

文王之遊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

公于墨縶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

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雍主之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

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

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

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哉三帥庸主矜而復諫

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

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

預曰懷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

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

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

悉雪耻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

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

也非降曲峻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

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

操壁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

輿之伎則未可輿中央良左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林預曰忽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

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得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郟

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
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
舍弘農郡圖經曰曹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
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公之基愍漢氏之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

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之禹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

役顧請旋於僮汎既獲許而中阻勿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

而縱鏑魏古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又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

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儼郭汜擅胡劫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
揚奉叛儼儼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
子還洛陽儼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置一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

曰氏卒流亡離折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
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子曰雖有盛尊之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

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西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後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董承率眾繫僮大破之乘輿以死進承先具舟船帝以

綸稅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以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不

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操其指舟中之指

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待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

曰首身分而不紊子虛賦曰洞曾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

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升曲沃而惆悵
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曰成師始兆
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日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元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仇之後也莊化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胥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之偶國也亂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成節何莊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善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節守節矣君美無失節王逆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曰谷之重阻看天險之冷帶迹請侯之勇怯笑羸氏之

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

勢也曰勇怯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

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

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睡謂秦王曰秦今反開關而不

也楚辭曰禁閉而不言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

然禁亦閉也禁臣蔭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

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互而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

表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

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

天下無交而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

有乎六出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厭紫極之閉

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

敬其微行以遊盤長傲宿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

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曰故高顯也漢武帝故

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

宿逆旅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刀劍令主人

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

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

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昔明王之迷幸固清道而後往懼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

街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逃幸長安司

行猶時有街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街勤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檠駟馬口中長街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

刑許慎曰徒御不驚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

毛詩曰徒御不驚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

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可長斬何弔矣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

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

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

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

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恩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太子

為矣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

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太子

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紛吾既邁此全節又

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

問休牛之故林感微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也全節之野

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

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

經曰全節閔卿縣東十里鳩間西廣雅曰盤相不追也周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示天下弗

版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發闔鄉而警策想黃巷以濟潼

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號州關鄉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

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朔古字通獻帝春秋曰興平二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

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一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曲閼音聞憶江使之

以二華巨靈巖眉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閼音聞憶江使之

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

壁曰為我遺錫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

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年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

始也龍人君之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

象謂始皇也

亂愠韓馬之大慙阻關火口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

神愠韓馬之大慙阻關火口以稱亂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閼

中諸將馬超韓遂寄反叔心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

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閼谷潼關函谷

也尚書曰敢行稱亂魏武赫以霆震秦義亂以伐叛彼雖

孔安國曰稱舉也

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

眾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

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石平楊桴以振塵纒

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石平楊桴以振塵纒

尾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字書曰碑大

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

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

鼓小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纒破聲也呼麥切春秋

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倦狹路之迫隘

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評晉耕切倦狹路之迫隘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中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上惟黃壤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邪界褒斜右濱

洞蕭賦曰標紛敷以扶踈廣雅曰暢長也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明輿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

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嶓

冢平嶓九峻嶽嶓冢並已見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

之鬱蒼孔叢子孔子講德論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

雲而遐逝楚辭曰南有玄灑素漭湯井温谷玄灑素水色也

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洲又曰舍素示而蒙穿湯井温湯

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

温泉在藍田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

田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浸決鄭

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漫者可以為陂灌

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林茂有鄴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班

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亂有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相公

子也大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為

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

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之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子樊子又

方 改為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

襄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

亡國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

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齊后之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

里華曰厲流于彘幽城于戲毛詩曰赫 又有繼於此者異

赫宗周褒如城之毛萇曰城呼城切 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

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

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七羊入其鑿中牧

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

也數年之間外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

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 匠人勞若而不圖 語

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 以報其功勤也 語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 謂行一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 以簡能易知則有親

易得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久則可久則可久則可久

故以乾坤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

已也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 乃實慎終

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息無不逮 氏論語曰慎終追遠左

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 率土且弗遺而况於

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息無不逮也 隣里乎况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社易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大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

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

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高祖禱豐

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舍怒

於鴻門沛跼躅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隣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

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

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王曰吾所虜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躅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也力从切則易樊抗憤

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鄭玄注本為也音誓樊抗憤

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楹漢書曰樊增聞事急乃持楹撞

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有噲飲酒拔劍切肉

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豈持色酒乎又谷

永上疏曰贊命之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

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大夫龍變傳曰

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

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傷乎嬰胃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胃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祖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頭以組降軹道傍軹

曰由袒示服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

為臣僕也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

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橋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蒲也金墉鬱其萬雉峻峻峭以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池而紇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庚飲馬之而萬雉峻謂棧峻峻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曰漢時七里

陽橋踐宣平之清閭爾雅曰廣至也長安園曰漢時七里

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頭都中雜還戶千

人意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

勸疲鈍以臨朝最自強而不息長安善都故曰新館在職謂登

勉也又曰最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勸於是孟秋

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色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管庫

最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最芮在於城隅方

漢書劉向上疏曰西京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

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有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

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

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

曰叢聚兒也藏外切說文曰芮小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

兒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

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爾乃階長樂登

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款駘盪輻朽詣而轢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已見射雉賦黍

苗已見魏都賦尚書日孜孜洪鍾頓於殿廟乘風廢而弗縣史游急就章曰乘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跋跋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

潘岳閑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列霸城重不可致

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貞為左將軍

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曰銜使則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

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武

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

侯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

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

深小雅曰暨又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

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刺心動立入坐內戶下

何羅哀白切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

之繇是著忠孝節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封為冠侯音妬陸賈之優游宴喜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

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後陳平乃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賈曰陸子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賈曰陸子

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長卿王子淵樛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

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大初凡百三十扁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政著疾讒搆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

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

尉為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

七畧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

守京兆尹大尹發茲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
也為諫大夫守京兆尹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
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良繆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字子平法務在良繆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議平乃結為親友李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
繇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
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
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詎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
之善進之正直惟恐後班固贊曰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
汲黯之正直惟恐後班固贊曰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
陽之才子上弟曰然單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
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
植自試表曰終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
單以妙年使越

記杜詩上書曰伏禮記曰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

髮左衽奮迅泥滓謂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

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或著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

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或有大才而無責任謂廣誼皆揚

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

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在耳當音鳳恭顯之

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
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屯騎將軍又曰
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
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而死之日曾不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

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望漸臺而扼腕梟巨

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

拒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豐揖不疑於北闕軼轡里於

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情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二男

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

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酒池鑿於商辛追覆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車而不寤漢書賈誼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

覆後車成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

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命有始而必

上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終執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

道之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

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畧亦何在也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

之奧秘無淮南子曰大丈夫靈若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

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却茹其奚難惟

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咸

半勤東岳以虛美

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蜀醬

角觥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贊曰典造甲乙之帳絡

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咸半漢

書曰武帝登封泰山詔曰遠遣史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

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

則反本方言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虛賦曰飛職垂鬚扶輿荷靡較音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輦之明智攀檻欲上馮昭儀上幸虎圈闐獸熊佚出圈

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

臣在側似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衛賢髮以光鑒趙

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賢髮以光鑒趙

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備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

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悅也荀悅咸善立而聲流亦麗

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咸善立而聲流亦麗

極而禍侈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

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

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戊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擡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倨貴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

上祝茲侯徐厲軍師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

霸上棘門直馳入不之細柳軍軍士更被甲持滿上至不

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

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

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文選卷之二十一

氏傳曰子朱怒熱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
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裏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墨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顛咫尺
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侶
也杜預左傳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
注曰倨傲也

與哀武安以興悼幸仗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
而不納反推怨以歸谷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
主闇而臣嫉禍於何叩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北有孝里畢陌西有曰起墓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
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
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
不行乃使武安君何如矣秦王間之怒追白起不得留咸陽
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一工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刎何休公羊王也廟筭已見上又同書曰率師衆感出失
言何休公羊

注曰劊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也
篤吊比于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
麓之饒于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其
何不有

裁峻蛇以隱嶙咸陽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
也司馬相如哀二世起貌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邑故臣復取璧大欲以擊柱秦王乃解謝劉睨目清貌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

也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之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
也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其七首堪秦王之未至身秦王筑聲
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七首堪秦王之未至身秦王筑聲

厲而高奮狙潛鉉以脫臙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
皇始皇召見人有鉉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日使擊筑稍

益近之高漸離乃鉉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益近之高漸離乃鉉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益近之高漸離乃鉉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擊秦王病瘼者脫去人之頤篇曰
郭璞三蒼解詁曰尚書刑德放曰瘼者脫去人之頤也
蓋音各一音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尚書
子曰天位艱哉文十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
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因說狽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苛制於捐灰矯
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尊子也名鞅姓公
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
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
殺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
儒林墳於坑葬詩書煬而為煙藥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
案問諸生諸生紀祭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
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
尉雜燒之廣雅曰火熾猛為場今亮切方國滅亡以漸後
言注曰今江東呼

身刑鞅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

更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

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之法舍若亡至閔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嘆曰嗟乎為法之蔽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
周禮注曰車裂曰輶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中子俱
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鞅
之辟二入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
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相趙高指鹿
為馬東滿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
也為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苛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
墨罪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
惶擾不關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

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
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
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隄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
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于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
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上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誼曰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蕭何獨先入收秦
上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心天下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險易又曰識衆羽天與而弗取心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
寡之用者勝也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曰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

而冠耳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焚燬曰若縱火於秋蓬世只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
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感士中間之敢并歎尸韓之舊
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
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
太守為天下口取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以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
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廉儀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延壽竟坐弃市史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
說文曰叢麻蒸也阻留切然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
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

詩曰如可贖予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子惡
詩以為直者說文曰許其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
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其林周易曰開物
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
望之左遷造長山而慷慨備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備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群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率長
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長山漢曰陵
羣冊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
也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
以延佇尚書周公曰侍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
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越安陵而
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梁傳曰公會
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寂無聲之貌也實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
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莫信諧而矜謹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弈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表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

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教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
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強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
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盎也左氏傳曰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切漢書谷永曰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石頭也班固漢書述曰閻尹謂弘恭

曰我明德帝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喪夫君之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帝罷衛思園及疾園又詔曰漢書曰元

置縣過延門而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階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古幸罪也漢書曰成

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

鳳章遂為鳳所階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也怵淫孽之凶忍

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在也淫孽謂道飛燕也漢書曰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

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張舅氏之姦漸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四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刺哀

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以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去矣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曰九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芳於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

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驚橫橋

以見漢家日投火中而死合葬故曰孤墳

而旋軫歷殿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

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以表關倬

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礎石為門懷乃者止之吏記曰始皇

南山之巔以為闕毛萇詩傳曰俾大也三秦記曰表安正

南秦嶺領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

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

鄭玄周社注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社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若殺其人壞其室

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

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

六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

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

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

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

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

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莽誦六藝

碩班固漢書王莽焚贊曰昔秦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

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

謂中興伴德殷宗周宣矣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

命縱聲樂以娛神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太子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

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

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后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此瑩也詢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謂之古夢毛萇詩傳曰隱痛

也王母思后也爾雅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曰父之妣為王母

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陸之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與門南八

下也曰汚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

暑謂其泉也西都賦曰九峻其泉固陰五柞在盤屋而交

渠引漕激湍生風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

也明其池則湯湯汗汗混漾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

漢之魚涯古詩曰皎皎河漢女似雲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旦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

淵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

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

牛織女象也啻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曰

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土莽之敗元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擢百尋之層觀今

數仞之餘杜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振鷺于飛

鳧躍鴻漸周易曰鴻漸于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

賦曰浮颯沉濫隨波澹淡林澆灑驚波唼喋蔭茨澆灑出

高唐賦曰巨石溺以澆灑西京賦華連爛於淶沼青蕃蔚

乎翠激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表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

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

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芻實水

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賔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

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賔

媚人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貧情同整楫權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

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

所致也徒觀其鼓柅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柅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乎柅為軸

舊說曰迴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網也輪或為綸毛萇詩

傳曰緡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叉取織經連白鳴榔厲響

魚又也緡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叉取

根高木也以長木中舡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榔於後

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鳴榔繫也音的

貫鯁弓尾掣三牽兩

製字書曰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鯁於黏微杜預左氏注

製字書曰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鯁於黏微杜預左氏注

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

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華洛之鱸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

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

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昭以文樂魏子特受閭沒女寬將

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谷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又饋之畢願以小之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

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朴爾乃端笏束拂茵彈冠振衣

許慎淮南

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笏束拂茵彈冠振衣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尊也
載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徘徊豐鎬如

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
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

亂之或希禮記曰宗廣之中未施敬而
亂之或希琴操曰崇侯讚文
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
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經始
母也廣雅曰希度也

京其室廢人子來神降之吉
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
見上文

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
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崇
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
難臻其極也馬融廣成頌曰

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
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
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
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
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
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

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
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
曰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
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
為器也埏朱然切埴市力切

奸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
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
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昏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
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

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子齋
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

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秦俗日敗借父糶鋤慮有德
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
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
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
閑田毛萇詩傳曰由此觀之
儀已見上文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
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可上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昏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

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

老子曰天下無而制者必割賞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道成馬生郊而制者必割賞存操刀賈誼曰黃帝云
使學者制衣焉猶未能操刀而仗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
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
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雖智
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用情也
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矣言已雖無才能然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如其禮樂以俟無欲之
再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